

晉

書

料

注

晉書斟注卷百二十一

錢塘吳士鑑

同注

烏程劉承幹

載記第二十一

李雄 李班 李期 李壽 李勢

李雄字仲儁特第三子也

華陽國志九日李特少子雄

母羅氏夢雙

虹自門升天

初學記二引華陽國志自門作自地今本則作門

一虹中斷既而

生蕩後羅氏因汲水忽然如寐又夢大蛇繞其身遂有

孕十四月而生雄常言吾二子若有先亡在者必大貴

御覽三百九十八引李蜀書韜龍傳蜀作常言子若成人必有先亡者有大貴者蕩竟前死雄身

長八尺三寸美容貌少以烈氣聞每周旋鄉里識達之士皆器重之有劉化者道術士也每謂人曰關隴之士

皆當南移李氏子中惟仲儁有奇表終爲人主御覽三百六十一

三蜀李書曰相工相之曰此君將貴其相有四目如重雲鼻如龜龍口方如器耳如相望法爲貴人位過三公不疑也有劉化者道術士也太康中每語鄉里曰李仲儁有大貴之表終爲人主也華陽國志九曰雄少時辛冉相當貴劉化言李氏子中惟仲儁天姿奇異終爲人主鄉里人多善之與叔父庠並以烈氣聞人多歸之

特起兵於蜀承制以雄爲前將軍

御覽一百二十三引十六國春秋蜀錄曰

以雄鎮梓潼流死雄自稱大都督大將軍益州收都於

又拜前將軍

郫城羅尙遣將攻雄雄擊走之

華陽國志八曰尙數攻

日李驤與雄以飢餓孤危日關爭相告驤欲將民江西食穀若潛軍來我爲內應可得也尙以爲然大與金寶

泰曰今事故未立効後取不晚也又求遣人自隨覘伺  
尚從之泰要發火遣隗伯諸軍攻郾驤使道設伏以長  
梯上伯軍伯軍見火起皆爭緣梯雄因放兵擊之大破  
尚軍雄徑追退夜至城下稱萬歲曰已得郾城矣入少  
城尚乃覺李驤攻犍爲斷尚運道尚軍大餒攻之又急  
保太城

遂留牙門羅特固守尚委城夜遁特開門內雄遂剋成  
都華陽國志八曰驤別攻犍爲斷尚運道獲太守武陵  
龔恢恢往爲天水西縣令任回爲吏回問曰識故吏  
不恢曰識汝耳郡吏星散惟功曹楊渙侍衛回謂曰卿  
義人也吾力恐不能掾龔君不能免也卿宜早去渙曰  
背主求生何如守義而死遂并見殺閏十二月尚糧運  
不繼而被攻急夜退由牛鞞水東下留牙門張羅特城  
終夜比雄覺去以遠倉卒失箇錢羅特從後得之并獲  
資應雄得成都案華陽志作張羅特載記蓋脫去張字  
于時雄軍飢甚乃率眾就穀於鄆掘野芋而食之蜀人  
流散東下江陽南入七郡雄以西山范長生巖居穴處

求道養志

十六國疆域志曰漢原有青城山按西山欲即青城山以在江原縣西故又名西山也

迎立爲君而臣之長生固辭

御覽一百二十三引十六國春秋蜀錄曰長生固辭

日推步大元五行大會甲子祚鍾於李非吾節也魏書李雄傳曰范長生頗有術數雄篤信之雄乃深

自挹損不敢稱制事無巨細皆決於李國李離兄弟國

等事雄彌謹諸將固請雄卽尊位以永興元年僭稱成

都王

華陽國志九曰永興元年冬十月楊褒楊珪共勸雄稱王雄遂稱成都王

赦其境內建

元爲建興除晉法約法七章以其叔父驤爲太傅兄始

爲太保折衝李離爲太尉建威李雲爲司徒翊軍李瑁

爲司空材官李國爲太宰其餘拜授各有差

華陽國志九曰以褒

爲僕射發爲侍中珪爲尙書洪爲益州刺史徐與鎮南王達軍師具置百官蜀志二主妃子傳注孫盛蜀世譜

日永孫立奔劉李雄偽署安樂公以嗣禪後永和三年  
討李勢盛參戎行見立於成都也案劉玄封爵不見載  
記附注  
於此  
追尊其曾祖武曰巴郡桓公祖慕隴西襄王父

特成都景王母羅氏曰王太后范長生自山西乘素輿

詣成都雄迎之於門執版延坐拜丞相尊曰范賢御覽一百

二十三引十六國春秋蜀錄曰長生請雄對  
坐即拜丞相周家祿校勘記曰西山誤倒  
長生勸雄

稱尊號雄於是僭即帝位赦其境內改年曰太武魏書李雄

傳作號大成改年為晏平御覽一百二十三引十六國

春秋蜀錄曰國號大成案雄建元建興改元晏平無太

武年號載記脫去晏平又誤以大成為太武作為年  
號不知其為國號也魏書元大興則紀計圖諸私追

尊父特曰景帝廟號始祖華陽國志九曰追謚世父輔

流秦文王兄蕩  
廣漢壯文公  
母羅氏為太后加范長生為天地太師

封西山侯

華陽國志九曰尊爲天地太師璽通諸侯

皆入賢家

魏書李雄傳作拜長生爲天地太師領丞相

西山王御覽一百二十三引十六國春秋蜀錄曰范長生卒以其子侍中賁爲丞相復其部曲不豫軍征租

生善天文有術數民奉之如神稅一入其家雄時建國草創素無法式諸將恃恩各爭

班位其尙書令閭式上疏曰夫爲國制法勳

元作

尙仍

舊漢晉故事惟太尉大司馬執兵太傅太保父兄之官

論道之職司徒司空掌五教九土之差秦置丞相總領

萬機漢武之末越以大將軍統政今國業初建凡百未

備諸公大將班位有差降而競請施置不與典故相應

宜立制度以爲楷式雄從之遣李國李雲等率眾二萬

寇漢中梁州刺史張殷奔于長安國等陷南鄭盡徙漢

中人于蜀

魏志張既傳曰既子緝注云緝孫殷晉永興中爲梁州刺史華陽國志八日十二月雄太

尉李離伐漢

中殺臯輔戰帥趙汶永嘉元年三月關中

流民鄧定

司氏等掠漢中冬辰勢以叛巴西太守張燕

帥牙門武

肇漢國郡丞宣定遣兵圍之氏求救於李雄

夏五月雄

遣李離李雲李瑱李鳳入漢中拔定杜孟治

聞離至命

燕釋圍保州城初燕攻定定眾飢餓僞降送

金一器與

燕燕納之居七日氏至定還冬辰勢僞降送

之不聽

孟治言離至先攻肇營營破次攻定又破之燕

懼戰將百

騎走離等大破州軍牙門蔡松退告孟治曰

州軍已破

賊眾不可待也孟治怖護軍欲城守謂孟治

曰賊來雖

眾客氣之常李區區有東南之逼必不分宿

兵於外不

過迎拔定氏耳孟治曰不然雄冒稱帝王縱

橫天下以

還重眾必取漢中雖有牢城士民破膽不可

與待寇也

乃開門退走護軍北還孟治入大桑谷民數

千家車數

千兩一夜行才數十里而梓潼荆子諫有以

父與孟治

有隙合子弟追之及於谷口孟治棄子走荆

子獲之及

吏民千餘家惟漢國功曹毋建荷檐杖曰吾



雖不肖一國大夫國亡不能存終不屬  
賊也餓死谷中積十餘日離等引還  
先是南土頻歲

饑疫死者十萬計南夷校尉李毅固守不降雄誘建寧

夷使討之毅病卒城陷殺壯士三千餘人送婦女千口

於成都

華陽國志十一曰李毅字允剛廣漢郫人也爲州主簿王濬伐吳與何攀並爲參軍吳平封關

內侯除隴西護軍徙繁令遷雲南太守濬臨薨上表後武帝思濬問毅所在徙犍爲使持節南夷校尉復置

州以毅爲刺史加龍驤將軍封成都縣侯夷遂大反破沒郡縣攻圍州城中原亂而李雄寇蜀救援不至疾病

薨於窮城懷帝嘉其忠節追贈少府諡曰威侯毅女秀適漢嘉太守新都王載有才智父亡後州文武推領州

三年讀史舉正曰案通鑑從華陽國志有毅卒年月并其女秀守城事在光熙元年三月則是城未嘗陷也案

華陽國志八云太康五年本紀作罷寧州諸郡還益州置南夷校尉持節如西夷地理志云太安二年惠帝復

置寧州毅於武帝時先爲南夷校尉惠帝時復爲寧州刺史也載記不書刺史從略所謂州城窮城者蓋寧州

治所雲南郡也時李離據梓潼其部將羅兼張金苟等殺離及

閻式以梓潼歸于羅尙

華陽國志八曰三年冬天水司

李離降尙雄太傅驤李雲

李璜攻義爲所破殺雲璜雄從弟也爲司馬璜司空十有二月琦等送離

母子於尙尙

尙遣其將向奮屯安漢之宜福以逼雄雄

率眾攻奮不剋

華陽國志九曰梁州先以爲雄所破不守而譙登在涪平西參軍向奮屯安漢

之宜福張羅屯平無逼雄雄將張寶弟全在司琦中雄

遣寶反爲奸許以代離寶素凶勇先殺人而後奔梓潼

密結心腹會羅尙遣使慰勞琦琦等出送其使寶從後閉城門琦等奔巴西

其帳下文碩又殺國以巴西降尙

華陽國志八曰四年天水文石殺雄太宰

李國以巴西降尙梓潼巴

雄乃引還遣其將張寶襲梓

西還屬案石爲碩之脫文

雄得梓潼

會羅尙卒巴郡亂李

潼陷之

華陽國志九曰雄得梓潼

拜寶太尉雄自攻奮奮走

驤攻涪又陷之執梓潼太守譙登進乘勝進軍討文碩

害之

御覽三百二十引三十六劾字國春秋曰蜀王李雄攻譙登於涪城無救援登固守不下士卒皆燠

鼠食之一無叛者華陽國志九曰永嘉五年春驤獲登遣李始督李鳳攻巴西殺文碩雄大悅赦

其境內改元曰玉衡雄母羅氏死雄信巫覡者之言多

有忌諱至欲不葬其司空趙肅諫雄乃從之雄欲申三

年之禮羣臣固諫雄弗許李驤謂司空上官惇曰今方

難未弭吾欲固諫

元作請

不聽主上終諒闇君以爲何如

惇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故孔子曰何必高宗

古之人皆然但漢魏以來天下多難宗廟至重不可久

曠故釋縗經至哀而已驤曰任回方至此人決於行事

且上常難違其言待其至當與俱請及回至驤與回俱  
見雄驤免冠流涕固請公除雄號泣不許回跪而進曰  
今王業初建凡百草創一日無主天下惶惶昔武王素  
甲觀兵晉襄墨經從戎豈所願哉爲天下屈已故也願  
陛下割情從權永隆天保遂彊扶雄起釋服親政是時  
南得漢嘉涪陵遠人繼至雄於是下寬大之令降附者  
皆假復除虛己愛人授用皆得其才類聚九十一蜀李  
雄書曰武皇帝泰  
成熾雄三年白鳥赤足來朝帝以問范賢賢曰烏有反  
哺之義必有遠人懷惠而來果關中流民請降華陽國  
志九曰是後扶風鄧芝楊虎等各率流民前後數千家  
入蜀以鳳爲征北梁州任回鎮南南夷益州李恭征東  
南蠻荊州皆大將軍校尉刺史雄驤勤卹百姓於內鳳  
麟回恭招流民於外稱有功漢嘉夷王冲遣子入質頃

之朱提審炤率民歸降建寧爨璜蒙險委誠其餘附者  
日月而至雄乃虛己受人寬和政役遠至邇安年豐穀  
登乃興文教立學官其賦民男丁一歲穀三斛女丁一  
斛五斗疾病半之戶調絹不過數丈縣不過數兩事少  
役稀民多富實至乃閭門不閉路無拾遺獄無滯囚刑  
不濫及但爲國威儀無則官無秩祿職署委積班序無  
別君子小人服章不殊貨賄公行懲勸不明行軍無號  
令用兵無部伍其戰勝不相讓敗不相救攻城破邑動  
以虜獲爲先益州遂定僞立其妻任氏爲皇后氏王楊  
故網紀莫稱

難敵兄弟爲劉曜所破奔葭萌遣子入質隴西賊帥陳  
安又附之遣李驤征越嶲太守李釗降驤進軍由小會  
攻益州刺史王遜遜使其將姚岳悉眾距戰驤軍不利

華陽國志九曰大興二年夏進伐益州大敗於螳螂還  
十六國疆域志曰會無縣有小會周家祿校勘記曰姚  
岳遜傳作姚岳崇成帝紀別又遇霖雨驤引軍還爭濟瀘  
有裨將姚岳誤作一人

水士眾多死釗到成都雄待遇甚厚朝廷儀式喪紀之  
禮皆決於釗楊難敵之奔葭萌也雄安北李稚厚撫之  
縱其兄弟還武都難敵遂恃險多爲不法稚請討之雄  
遣中領軍玲及將軍樂次費他李乾等由白水橋攻下  
辯征東李壽督玲弟玠攻陰平難敵遣軍距之壽不得  
進而玲稚長驅至武街難敵遣兵斷其歸道四面攻之  
獲玲稚死者數千人玲稚雄兄蕩之子也華陽國志二  
雄至晉壽遣子爲質又厚賂雄兄晉壽守將稚曜不獲  
敵堅壽遣子爲質又厚賂雄兄晉壽守將稚曜不獲  
羅演演稚舅也稚忿恚白兄含與雄求征之雄使含稚  
將數千人攻之時敵妻死葬於陰平含稚徑至下辨入  
武街城以深入無繼盡爲氏僂所破鯨又卷九日李稚  
蕩第二子玲蕩之元子有名望志尙雄欲傳以後嗣甚

痛惜之案合為玲之脫文雄兄雄深悼之不食者數日  
晉壽守將雅當從載記作兄子

言則流涕深自咎責焉其後將立蕩子班為太子

御覽一百

二十三引十六國春秋蜀錄曰班雄兄

雄有子十餘人

蕩第四子雄妻任氏無子養班為子

華陽國志九作雄自庶子十五人御覽三百六十二

蜀李書曰賈夷字景叔梓潼人也太始初內移河東少

仕晉臺為倉部令史懷帝時為安富令中原喪亂玉衡

七年歸國武帝素聞夷名重之皇子雅生因名賈夷案

雄諸子中惟期嗣位霸保並不病而死華陽國志九云

雄以子越為車騎可攷者與雅共五人其餘不見載記

上文有蕩之子名雅與雅字字形羣臣咸欲立雄所生

相近然非雄子恐未必即此人也

羣臣咸欲立雄所生

雄曰起兵之初舉手扞頭本不希帝王之業也值天下

喪亂晉氏播蕩羣情義舉志濟塗炭而諸君遂見推逼

處王公之上本之基業功由先帝吾兄適統不祚所歸

恢懿明叡殆天所命大事垂剋薨于戎戰班姿性仁孝  
好學夙成必爲名器李驥與司徒王達諫曰先王樹冢  
適者所以防篡奪之萌不可不慎吳子捨其子而立其  
弟所以有專諸之禍宋宣不立與夷而立穆公卒有宋  
督之變猶子之言豈若子也深願陛下思之雄不從華陽  
國志九曰雄曰孫仲謀割有江東伯符兆基子止侯爵  
國志恥之宣公舍子立弟君子以爲知人吾將彌縫國  
志之恥以繼宣公之美案吳子宋宣數語李驥王達進  
諫之言也而李雄則以孫仲謀諸語告之載記脫漏未  
采竟立班華陽國志九曰永昌元年冬立班爲太子驥  
泣曰亂始於是矣又曰年十六立爲太子  
驥退而流涕曰亂自此始矣張駿遣使遺雄書華陽國  
志九作  
張駿使參軍傅穎治中張涪遺雄書勸去尊號稱藩于晉雄復書曰吾過



爲士大夫所推然本無心於帝王也進思爲晉室元功

之臣退思共爲守藩之將埽除氛埃以康帝宇而晉室

陵遲德聲不振引領東望有年月矣會獲來覲情在閭

室

華陽國志九作情鈞閭至恐誤

有何已已知欲遠遵楚漢尊崇義帝

春秋之義於斯莫大駿重其言使聘相繼巴郡嘗告急

云有東軍雄曰吾嘗慮石勒跋扈

周家祿校勘記曰嘗當作常

侵逼

琅邪以爲耿耿不圖乃能舉兵使人欣然雄之雅譚多

如此類雄以中原喪亂乃頻遣使朝貢與晉穆帝分天

下

十七史商榷五十二曰雄死在咸和八年是成帝時何云與晉穆帝分天下穆字誤

張駿領秦

梁先是遣傅穎假道于蜀通表京師雄弗許駿又遣治

中從事張滄稱藩于蜀託以假道雄大悅謂滄曰案此節已

見張駿傳洪筠軒諸史攷異三謂其重出貴主英名蓋世土險兵強何不自

稱帝一方滄曰寡君以乃祖世濟忠良未能雪天下之

恥解眾人之倒懸張駿傳作雪天人之大恥日昃忘食枕戈待旦以

琅邪中興江東故萬里翼戴將成桓文之事何言自取

邪張駿傳作自娛雄有慚色曰我乃祖乃父亦是晉臣往與六

郡避難此地為同盟所推遂有今日琅邪若能中興大

晉於中夏張駿傳中夏作中州亦當率眾輔之滄還通表京師天

子嘉之時李驤死以其子壽為大將軍西夷校尉華陽國志

九日咸和三年驤死追贈相國諡曰漢獻王壽以喪還拜玠征北梁州代壽以班行撫軍將軍修晉壽軍屯五

年拜壽都督中外諸軍大將軍中督征南費黑征東任

護軍西夷校尉錄尚書總統如驤

任砮作任邵

太守楊謙退保建平

成帝紀作陽謙

壽別遣費黑寇建平晉巴東監軍毋丘奧退保宜都雄

遣李壽攻朱提以費黑叩攀爲前鋒又遣鎮南任回征

木落分宜州之援宜州刺史尹奉降遂有南中之地

華陽

國志九日七年秋壽南征宜州以費黑爲司馬與邵攀  
等爲前軍由南廣入又別遣任回子調由越嶲入冬十  
月壽黑至朱提朱提太守董炳固城宜州刺史尹奉遣  
建寧太守霍彪大姓爨深等助炳時壽已圍城欲逆拒  
之黑曰料城中食少霍彪等雖至齋糧不多宜令人入  
城共消其穀猶嫌其少何緣拒之彪等皆入城城久不  
下壽欲急攻之黑諫曰南嶺道險俗好反亂宜必待  
其詐勇已困但當日月制之全軍取勝以求有餘潤半  
之物何足汲汲也壽必欲戰果不利乃悉以軍事任黑  
八年春正月炳彪等出降威震十三郡三月刺史尹奉

舉州委質遷奉於蜀壽領益州南夷初平威禁甚肅後  
轉凌掠民蜀志呂凱傳注蜀世譜曰呂祥後為晉南夷  
校尉祥子及孫世為永昌太守李雄破益州諸呂不肯  
降舉郡固守王抗等亦守正節案印攀當從華陽志作  
邵雄於是赦其境內使班討平益州夷以班為撫軍咸  
和八年雄生瘍於頭六日死晉書校文五曰成帝紀及  
華陽國志皆言雄死於九  
年六月此誤前一年下李班傳言九年十月越殺班殯  
宮在位一年云云亦誤據國志班於九年六月甲子襲  
位十月癸亥見殺相去僅四月餘載記既誤以雄死在  
八年故有在位一年之文也通鑑書雄卒於九年六月  
丁卯亦不從載記魏志曰魏書烈帝六年李  
雄死即咸和九年也案御覽八百七十七時年六十一  
引十六國春秋又誤作咸康六年八月死  
在位三十年案惠帝紀永興元年雄僭稱成都王二年  
僭即帝位至成帝咸和九年死凡三十一年  
年今作三十年者以僭帝位為始也華陽國志九  
則於永興元年已建元故廖寅謂當作三十一年偽諡

武帝廟曰太宗墓號安都陵

華陽國志九曰冬十二月丙寅葬成都墓號安都陵

雄性寬厚簡刑約法甚有名稱氏苻成文隗既降復叛  
手傷雄母及其來也咸釋其罪厚加待納由是夷夏安  
之威震西土時海內大亂而蜀獨無事故歸之者相尋  
雄乃興學校置史官聽覽之服手不釋卷其賦男丁歲  
穀三斛女丁半之戶調絹不過數丈縣數兩事少役稀  
百姓富實閭門不閉無相侵盜然雄意在招致遠方國  
用不足故諸將每進金銀珍寶多有以得官者丞相楊  
褒諫曰通鑑晉紀作尙書令楊陛下爲天下主當網羅  
褒考異曰從晉春秋四海何有以官買金耶御覽八百十一引蜀李雄遜辭  
書作何得以官賣金耶

謝之後雄嘗酒醉而推中書令杖太官令褻進曰天子  
穆穆諸侯皇皇安有天子而爲酺也雄卽捨之雄無事  
小出褻於後持矛馳馬過雄雄怪問之對曰夫統天下  
之重如臣乘惡馬而持矛也急之則慮自傷緩之則懼  
其失是以馬馳而不制也雄寤卽還雄爲國無威儀官  
無祿秩班序不別君子小人服章不殊行軍無號令用  
兵無部隊戰勝不相讓敗不相救攻城破邑動以虜獲  
爲先此其所以失也

班字世文

華陽國志九曰班蕩  
第四子少見養於雄

初署平南將軍後立爲

太子班謙虛博納敬愛儒賢自何點李釗班皆師之又

引名士王粲及隴西董融天水文襲等以爲賓友每謂  
融等曰觀周景王太子晉魏太子丕吳太子孫登文章  
鑒識超然卓絕未嘗不有慙色何古賢之高朗後人之  
莫逮也爲性汎愛動脩軌度時諸李子弟皆尙奢靡而  
班常戒厲之

華陽國志九曰進止周旋勤於咨問但性輕躁失在田獵案常璩所言與載記異

每朝有大議雄輒令豫之班以古者墾田均平貧富獲  
所今貴者廣占荒田貧者種殖無地富者以己所餘而  
賣之此豈王者大均之義乎雄納之及雄寢疾班晝夜  
侍側

御覽四百十二引晉中興書作班晝夜省侍衣不解帶

雄少數攻戰多被傷

夷至是疾甚痕皆膿潰雄子越等惡而遠之班爲吮膿

殊無難色每嘗藥流涕不脫衣冠其孝誠如此雄死嗣  
僞位以李壽錄尙書事輔政班居中執喪禮政事皆委  
壽及司徒何點尙書令王瓌等越時鎮江陽以班非雄  
所生意甚不平至此奔喪與其弟期密計圖之李玘勸  
班遣越還江陽以期爲梁州刺史鎮葭萌班以未葬不  
忍遣推誠居厚心無纖芥時有白氣二道帶天太史令  
韓豹奏宮中有陰謀兵氣戒在親戚班不悟咸和九年  
班因夜哭越殺班于殯宮御覽八百七十七蜀李書曰  
哀帝卽位有白氣二道帶天  
望氣者言宮中有伏兵果爲邛都公所害也又九百七  
十一廣五行記曰後蜀李雄王衡十二年扶風人韓豹  
爲太史令華陽國志九作韓約華陽國志九曰冬十月  
癸亥期越殺班於臨次并殺班仲兄領軍都弟玘奔晉



期偽諡班曰戾太子壽追諡曰哀皇帝子幽顯為期所殺班兄弟五人皆兵死四人無後御覽一百二十三引十六國春秋蜀錄曰於是時年四十七在位一年遂立矯太后令罪狀諡戾太子雄之子期嗣位焉

期字世運雄第四子也聰慧好學華陽國志九曰少弱攻學問有容觀

冠能屬文輕財好施虚心招納初為建威將軍華陽國志九作

為安東將軍雄令諸子及宗室子弟以恩信合眾多者不至

數百而期獨致千餘人其所表薦雄多納之故長史列

署頗出其門既殺班欲立越為主越以期雄妻任氏所

養華陽國志九曰母冉又多才藝乃讓位于期于是僭

即皇帝位大赦境內改元玉恆誅班弟都使李壽伐都

弟玠于涪玠棄城降晉

華陽國志九曰玠在晉歷巴郡襄陽宜都太守龍驤將軍永和

三年從征西封壽漢王拜梁州刺史東羌校尉中護軍於山陽戰死

錄尚書事封兄越建寧王拜相國大將軍錄尚書事立

妻閭氏爲皇后以其衛將軍尹奉爲右丞相驃騎將軍

尚書令王瓌爲司徒期自以謀大事既果輕諸舊臣外

則信任尚書令景騫

華陽國志九曰咸熙麟作元年秋以司隸景騫爲尚書令征南費黑

爲司隸班舅羅演爲僕射

尚書姚華田褒褒無他才藝雄時勸立期

故寵待甚厚內則信宦豎許浩等國之刑政希復關之

卿相慶賞威刑皆決數人而已于是網維紊矣乃誣其

尚書僕射武陵公李載謀反下獄死

華陽國志九曰忌從子載多才藝託

他事先是晉建威將軍司馬勲屯漢中期遣李壽攻而誅之

陷之遂置守宰戍南鄭雄子霸保並不病而死

華陽國志九日

以仲兄霸為中領軍鎮南弟保鎮西西夷校尉汶山太守從兄始征東代越皆大將軍而霸保皆暴病死於是大臣自疑骨肉不相親而期志皆云期鳩殺之於是大益廣忽慢父時公卿政刑失錯

臣懷懼人不自安天雨大魚于宮中其色黃又宮中豕

犬交期多所誅夷

華陽國志九日舅羅演與漢王相天水上官澹謀襲期立班子幽謀泄殺

羅字澹並誅班母羅玲子礪稚妻晉

籍沒婦女資財以實後庭內外兇兇

道路以目諫者獲罪人懷苟免期又鳩殺其安北李攸

晉書校文五日據國志攸道病死壽架言期藥之耳非實事

攸壽之養弟也於是與

越及景騫田褒姚華謀襲壽等欲因燒市橋而發兵

十六

國疆域志曰成都有市橋期又累遣中常侍許涪至壽

樂史云橋在益州西四里所伺其動靜及殺攸壽大懼又疑許涪往來之數也乃

率步騎一萬自涪向成都表稱景騫田褒亂政興晉陽

之甲以除君側之惡以李奕爲先登壽到成都期越不

虞其至素不備設壽遂取其城屯兵至

元作室

門期遣侍

中勞壽壽奏相國建寧王越尙書令河南公景騫尙書

田褒姚華中常侍許涪征西將軍李遐及將軍李西等

皆懷姦亂政謀傾社稷大逆不道罪合夷滅期從之於

是殺越騫等壽矯任氏令廢期爲邛都縣公

御覽九百七十一廣

五行記曰雄卒子期立以豹爲太傅猶領侯職豹嘗言

於期曰臣今老志在田園欲植胡桃願賜其種期不悟

俄而李壽自涪率眾南幽之別宮期歎曰天下主乃當向襲剋成都廢期自立

爲小縣公不如死也咸康三年自縊而死時年二十五

在位三年晉書校文五曰成帝紀期立於咸和九年十月

五年此傳以期死屬之三年固誤謂在位三年亦駁文

也國志言期被殺歸綿綿云常璩親見此事當必無誤

謂爲自縊亦非實錄又國志言期諡曰幽公及葬賜鸞

輅九旒餘如王禮雄之子皆爲壽所殺華陽國志九日

壽字武考驤之子也敏而好學雅量豁然少尙禮容異

於李氏諸子華陽國志九日有幹局愛雄奇其才御覽

二十三引十六國春以爲足荷重任拜前將軍督巴西

秋蜀錄才下有秀字

軍事遷征東將軍時年十九聘處士譙秀以爲賓客盡其讜言在巴西威惠甚著驤死遷大將軍大都督侍中

封扶風公錄尚書事征宜州攻圍百餘日悉平諸郡雄

大悅封建宜王

魏書李雄傳曰封建宜王以南中十二郡爲建宜國

雄死受遺輔

政

華陽國志九日事雄疾病侍疾左右左右侍臣造雄顧命寄託於壽

期立改封漢王食

梁州五郡領梁州刺史壽威名遠振深爲李越景騫等所憚壽深憂之代李珣屯涪每應期朝覲常自陳邊疆

寇警不可曠鎮故得不朝

華陽國志九日期之殺班也李始初欲附壽圖共討期壽

不敢始怒說期取壽憚李珣在北欲藉壽討之故不許壽既受漢封北伐珣告以去就利害假道故珣得由巴順水東下吳壽雖代珣鎮涪歲終當入朝覲常壽又見自危嫌輒造漢中守將張才急書告方外寇警

期越兄弟十餘人年方壯大而並有彊兵懼不自全乃

數聘禮巴西龔壯壯雖不應聘數往見壽時岷山崩江

水竭壽惡之

華陽國志九作時岷山崩江水竭壽緣劉向之言而惡之十六國疆域志曰汶山卽

岷山每問壯以自安之術壯以特殺其父及叔欲假手報

仇未有其由因說壽曰節下若能捨小從大以危易安

則開國裂土長爲諸侯名高桓文勲流百代矣壽從之

陰與長史略陽羅桓巴西解思明共謀據成都稱藩歸

順乃誓文武得數千人襲成都剋之

華陽國志九曰陰與長史略陽羅桓

巴西解思明共謀據成都爲晉稱藩會養弟攸從從成都病還死道中乃陽言越藥殺之又詐造妹壻任調書言期越當廢壽以惑羣下羣下信之乃誓文武許賞城中資財得數千人南攻成都子勢爲開門內應遂獲期越

諫其宗族十餘人案羅桓與羅恒形縱兵虜掠至乃姦

近致謫下文亦作羅恒

是桓字誤也

略雄女及李氏諸婦多所殘害數日乃定桓與思明及

李奕王利等勸壽稱鎮西將軍益州牧成都王稱藩于

晉而任調與司馬蔡興侍中李豔及張烈等勸壽自立

壽命筮之占者曰可數年天子調喜曰一日尙爲足而

況數年乎思明日數年天子孰與百世諸侯壽曰朝聞

道夕死可矣任侯之言策之上也遂以咸康四年僭卽

僞位赦其境內改元爲漢興

魏書李雄傳曰改年爲漢興又改號曰漢

以董

皎爲相國羅恆馬當爲股肱李奕任調李閔爲爪牙解

思明爲謀主

華陽國志九日以恆爲尙書令思明爲廣漢太守任調鎮北知梁州事有執東羌校



尉當此李奕鎮西西夷校尉更以安車束帛聘龔壯代諸郡及卿佐皆用宿人及參佐

爲太師壯固辭特聽綰巾素帶居師友之位拔擢幽滯

處之顯列追尊父驤爲獻帝母荀氏爲太后元和姓纂七何氏姓

苑云荀氏立妻閭氏爲皇后世子勢爲太子有告廣漢蜀人也

太守李乾與大臣通謀欲廢壽者壽令其子廣與大臣

盟于前殿華陽國志九曰壽懼使子廣與大臣盟要徙爲兄弟進李閔爲征東荊州移鎮巴郡

乾漢嘉太守大風暴雨震其端門壽深自悔責命羣臣

極盡忠言勿拘忌諱遣其散騎常侍王嘏中常侍王廣

聘於石季龍先是季龍遺壽書欲連橫入寇約分天下

壽大悅乃大修船艦嚴兵繕甲吏卒皆備糒糧以其尙

書令馬當爲六軍都督假節鉞營東場大閱軍士七萬餘人舟師沂江而上過成都鼓譟盈江壽登城觀之其

羣臣咸曰我國小眾寡吳會險遠

御覽一百二十三引十六國春秋蜀錄吳

會作江會

圖之未易解思明又切諫懇至壽於是命羣臣議

其利害龔壯諫曰陛下與胡通孰如與晉通胡豺狼國也晉旣滅不得不北面事之若與之爭天下則彊弱勢異此虞虢之成範已然之明戒願陛下熟慮之羣臣以壯之言爲然叩頭泣諫壽乃止士眾咸稱萬歲遣其鎮東大將軍李奕征牂柯

水經豫水注曰李壽之時獠自牂柯北入所在諸郡布滿山谷

太守謝恕保城距守者積日不拔會奕糧盡引還壽以

其太子勢領大將軍錄尚書事壽承雄寬儉新行篡奪

因循雄政未逞其志欲會李閔王嘏從鄴還盛稱季龍

威強宮觀美麗鄴中殷實壽又聞季龍虐用刑法王遜

亦以殺罰御下並能控制邦域壽心欣慕

魏書李雄傳邦域下有城

鎮二字壽心作深用

人有小過輒殺以立威又以郊甸未實都邑

空虛工匠器械事未充盈

魏書李雄傳作事用不足

乃徙傍郡戶三

丁已上以實成都興尚方御府發州郡工巧以充之廣

脩宮室引水入城務於奢侈又廣太學起讌殿

御覽一百二十

三引十六國春秋蜀錄曰醺禮於太學舉明經者封好學侯

百姓疲於使役呼嗟滿

道思亂者十室而九矣其左僕射蔡興切諫壽以爲誹

謗誅之

魏書李雄傳左僕射上有尙書二字切諫上有直言二字誹謗作謗誅

右僕射李

嶷數以直言忤旨壽積忿非一託以他罪下獄殺之壽

疾篤常見李期蔡興爲祟八年壽死時年四十四在位

五年

御覽一百二十三引十六國春秋蜀錄曰四月壽寢疾常見李期爲祟八月薨年四十晉書校文五

日帝紀壽僭立於咸康四年卒於建元元年計在位六年國志所紀年月與帝紀同御覽一百二十三引蜀錄亦言壽

死於漢興六年此云五年誤

僞諡昭文帝廟曰中宗墓曰安昌陵壽

初爲王好學愛士庶幾善道每覽良將賢相建功立事者未嘗不反覆誦之故能征伐四剋闢國千里雄旣垂心於上壽亦盡誠於下號爲賢相及卽僞位之後改立宗廟以父驤爲漢始祖廟特雄爲大成廟又下書言與

期越別族凡諸制度皆有改易公卿以下率用己之僚  
佐雄時舊臣及六郡士人皆見廢黜壽初病思明等復  
議奉王室壽不從李演自越嶺上書勸壽歸正返本釋  
帝稱王壽怒殺之以威龔壯思明等壯作詩七篇託言  
應璩以諷壽壽報曰省詩知意若今人所作賢哲之話  
言也古人所作死鬼之常辭耳動慕漢武魏明之所爲  
魏書李雄傳恥聞父兄時事上書者不得言先世政化  
所爲作政法  
自以己勝之也

勢字子仁壽之長子也初壽妻閭氏無子驥殺李鳳爲  
壽納鳳女生勢期愛勢姿貌拜翊軍將軍漢王世子勢

身長七尺九寸腰帶十四圍善於俯仰時入異之毒死  
勢嗣僞位赦其境內改元曰太和尊母閭氏爲太后妻  
李氏爲皇后太史令韓皓奏熒惑守心以宗廟禮廢勢  
命羣臣議之其相國董皎侍中王叡等以爲景武昌業  
獻文承基至親不遠無宜疎絕勢更令祭特雄同號曰  
漢王勢弟大將軍漢王廣以勢無子求爲太弟勢弗許  
馬當解思明以勢兄弟不多若有所廢則益孤危固勸  
許之勢疑當等與廣有謀魏書李雄傳遣其太保李奕  
襲廣於涪城命董皎收馬當思華陽國志九日明斬之  
國之亡以我數人夷其三族貶廣爲臨邛侯廣自殺思  
人在也今其殆矣

明有計謀彊諍馬當甚得人心自此之後無復紀綱  
及諫諍者李奕自晉壽舉兵反之蜀人多有從奕者眾  
至數萬勢登城距戰奕單騎突門門者射而殺之眾乃  
潰散勢既誅奕大赦境內改年嘉寧初蜀土無獠至此  
始從山而出北至犍爲梓潼布在山谷十餘萬落不可  
禁制大爲百姓之患勢既驕客而性愛財色常殺人而  
取其妻荒淫不恤國事魏書李雄傳作勢既驕客荒於  
酒色至殺人而取其妻又納李  
奕女爲后耽於夷獠叛亂軍守離缺境宇日蹙加之荒  
淫樂不恤國事魏書李雄傳作境土減削累年荒儉  
險華陽國志九日加以飢饉境內蕭條性多忌害誅殘  
大臣刑獄濫加魏書李雄傳  
作刑罰酷濫人懷危懼斥外父祖臣佐

親任左右小人羣小因行威福魏書李雄傳此句下有修飾宮宇羣臣諫諍一

無所納三句又常居內少見公卿史官屢陳災譴魏書李雄傳曰先是

頻有怪異成都北鄉有人望見女子避入草中往視見物如人有身形頭目無手足能動搖不能言廣漢馬生

角各長寸半有馬駒一頭二身六耳無目二陰一北一壯又有驢無皮毛飲食數日而死江南雨血地生毛江

源又生草高七八尺華葉皆赤子青如牛角涪陵民菜氏婦頭上生角長三寸凡三截之李漢家春米米自白

中跳出斂舉箕中乃加董咬太師以名位優之魏書李雄傳作

乃加相國董實欲與分災眚大司馬桓溫率水軍伐勢

溫次青衣舊唐書地理志曰青衣水出廬山徼外東北流至武陽而合於江讀史方輿紀要七十一

日青衣水在青勢大發軍距守又遣李福與咎堅等數

千人從山陽趣合水距溫水經江水注曰江水流東南過犍為武陽縣青衣水沫水從



西南來合注之通鑑晉紀謂溫從步道而上諸將皆欲注曰所謂合水當是此地

設伏於江南以待王師咎堅不從率諸軍從江北鴛鴦

碕渡向犍為讀史方輿紀要七十二日鴛鴦縣東北臨大江而溫從山陽

出江南元和郡縣志三十三日瀘州戰國時巴子國秦為巴郡地武帝分置犍為郡今州即犍為之

江陽符二縣之地案江陽即今之州域是也晉穆帝遣安西將軍桓溫將萬人伐李子仁軍次江陽亦謂此地

案江陽即在汶江之南惟載記上文云遣李福與咎堅等數千人與元和志云萬人者少異咎堅到

犍為方知與溫異道乃迴從沙頭津北渡讀史方輿紀要七十一日

沙頭津在彭山縣北十六國疆域志曰武陽有沙頭津按武陽縣有皂里水李膺益州記皂里江津之所名曰

江津沙頭津疑亦近此及堅至溫已造成都之十里陌咎堅眾自

潰溫至城下縱火燒其大城諸門勢眾惶懼無復固志

華陽國志九日勢其中書監王嘏散騎常侍常璩等勸

勢降史通外篇曰蜀初號曰成後改稱漢李勢散騎常侍常璩撰漢書十卷後入晉祕閣改爲蜀李書顏

氏家訓書證篇曰蜀李書一名漢之書四庫勢以問侍

中馮孚孚言昔吳漢征蜀盡誅公孫氏今晉下書不赦

諸李雖降恐無全理勢乃夜出東門與胥堅走至晉壽

御覽一百二十三引十六國春秋蜀錄曰走九百里至晉壽然後送降文於溫曰僞

嘉寧二年三月十七日略陽李勢叩頭死罪伏惟大將

軍節下先人播流恃險因釁竊有汶蜀勢以闇弱復統

末緒偷安荏苒未能改圖猥煩朱軒踐冒險阻將士狂

恩干犯天威仰慙俯愧精魂飛散甘受斧鑕以釁軍鼓

伏惟大晉大綱恢弘澤及四海恩過陽日逼迫倉卒自

投草野卽日到白水城謹遣私署散騎常侍王幼奉牋

以聞并勅州郡投戈釋杖窮池之魚待命漏刻勢尋輿

櫬面縛軍門溫解其縛焚其櫬遷勢及弟福從兄權親

族十餘人于建康

案御覽一百二十三引十六國春秋蜀錄作叔父福與本書桓溫傳同

封勢歸義侯升平五年死于建康

案太平廣記三百六十引獨異志李勢宮

人張氏化爲大斑理蛇食勢寵姬未幾勢爲桓溫所在殺是李勢降後不得其死未能如張天錫之令終也

位五年而敗始李特以惠帝太安元年起兵至此六世

凡四十六年以穆帝永和三年滅

華陽國志九日李氏起事至亡六世四

十七年正僭號四十二年案惠帝紀李特於永寧元年反於蜀至永和三年凡四十七年當從常璩爲是御覽

百二十三引蜀錄亦同惟僭號始於光熙元年至永和  
三年凡四十二年二誤作三此云太安元年及四十六  
年皆誤注世宗自號至  
社氏爲西之第

史臣曰昔周德方隆古公切踰梁之患漢祚斯永宣后  
興渡湟之師是知戎狄亂華釁深自古況乎巴濮雜種  
厥類實繁資剽竊以全生習獷悍而成俗李特世傳兇  
狡早擅梟雄太息劍門志吞井絡屬晉綱之落紐乘羅  
侯之無斷騁馬屬鞭同聲雲集殲殄蜀漢薦食巴梁沃  
野無半菽之資華陽有析骸之爨蓋上失其道覆敗之  
至於斯仲儁天挺英姿見稱奇偉椎鋒累載周家祿校勘記曰推  
字當作推克隆霸業蹈玄德之前基掩子陽之故地薄  
推推古通

賦而綏獎俗約法而悅新邦擬於其倫實孫權之亞也  
若夫立子以嫡往哲通訓繼體承基前脩茂範而雄閭  
經國之遠圖蹈匹夫之小節傳大統於猶子託彊兵於  
厥胤遺骸莫斂尋戈之釁已深星紀未周傾巢之釁便  
及雖云天道抑亦人謀班以寬愛罹災期以暴戾速禍  
殊塗並失異術同亡武考憑藉世資窮兵竊位罪百周  
帶毒甚楚圍獲保歸全何其幸也子仁承緒繼傳昏虐  
驅率餘燼敢距大邦授甲晨征則理均於困獸斬關宵  
遁則義殊於前禽宜其懸首國門以明大戮遂得禮同  
劉禪不亦優乎

贊曰晉圖弛馭百六斯鍾天垂伏鼉野戰羣龍李特窺  
罅盜我巴庸世厯五朝年將四紀篡殺移國昏狂繼軌  
德之不修險亦難恃

晉書

晉書斟注卷百二十二

錢塘吳士鑑

同注

烏程劉承幹

載記第二十二

呂光 呂纂 呂隆

呂光字世明略陽氏人也

御覽一百二十五引十六國春秋後涼錄誤作洛陽人

其先呂文和漢文帝初自沛避難徙焉世爲酋豪父婆

樓

御覽一百二十五引十六國春秋後涼錄曰父婆樓字廣平

佐命苻堅官至太尉

光生于枋頭夜有神光之異故以光爲名

御覽三百八十五涼州記

日光以石氏建武四年生夜有光輝舉舍異之因名日光年十歲與諸童兒遊戲邑



里爲戰陣之法傳類咸推爲主

御覽三百八十五引涼州記作與諸兄弟於里

巷闕通作軍戲

羣童咸推爲主部分詳平羣童歎服

御覽三百七十七涼州記曰呂光連

結豪賢好施待士又三百八十五涼州不樂讀書唯好

記曰割土處中部分五鄉黨皆時所宗鷹馬及長身長八尺四寸目重瞳子左肘有肉印沈毅

凝重寬簡有大量御覽三百七十七引涼州記喜怒不

形于色時人莫之識也惟王猛異之曰此非常人言之

苻堅舉賢良除美陽令夷夏愛服御覽一百二十五引十六國春秋後涼錄

作民夷憚愛遷鷹揚將軍御覽一百二十五引十六國春秋後涼錄曰以功賜爵關

鄰境肅清內從堅征張平戰于銅壁刺平養子蚝中之自是威名

大著苻雙反于秦州堅將楊成世爲雙將苟興所敗光

與王鑒討之鑒欲速戰光曰興初破成世姦氣漸張宜持重以待其弊興乘勝輕來糧竭必退退而擊之可以破也二句而興退諸將不知所爲光曰揆其姦計必攻榆眉若得榆眉據城斷路資儲復贍非國之利也宜速進師若興攻城尤須赴救如其奔也彼糧旣盡可以滅之鑒從焉果敗興軍從王猛滅慕容暉封都亭侯苻重之鎮洛陽以光爲長史及重謀反苻堅聞之曰呂光忠孝方正必不同也馳使命光檻重送之尋入爲太子右率甚見敬重蜀人李焉聚眾二萬攻逼益州堅以光爲破虜將軍率兵討滅之遷步兵校尉苻洛反光又擊平

之拜驃騎將軍

周家祿校勘記曰苻堅載記及鳩摩羅什傳皆作驍騎呂光按其時有驃騎張

蚝一時不得有二驃騎

當作驍騎爲是案魏書呂光傳作堅以爲驍騎將軍御覽八百九十五引十六國春秋

亦作驍騎

堅旣平山東士馬强盛遂有圖西域之志乃授光

使持節都督西討諸軍事率將軍姜飛彭晃杜進康盛

等總兵七萬鐵騎五千以討西域

魏書呂光傳作率以眾七千討西域

隴西董方馮翊郭抱武威賈虔弘農楊穎爲四府佐將

堅太子宏執光手曰君器相非常必有大福宜深保愛

行至高昌聞堅寇晉光欲更須後命部將杜進曰節下

受任金方赴機宜速有何不了而更留乎光乃進及流

沙三百餘里無水

山海經大荒西經曰西南海之外流沙出焉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曰

流沙在張掖居延縣東北注云居延澤在其縣故城東北尚書所謂流沙者也弱水入流沙流沙沙與水流行也讀史方輿紀要六十將士失色光曰吾聞李廣利精四曰流沙在沙州衛西

誠立感飛泉湧出吾等豈獨無感致乎皇天必將有濟諸君不足憂也俄而大雨平地三尺進兵至焉耆其王

泥流率其旁國請降周家祿校勘記曰按四夷傳焉耆國王降光名熙龜茲王

帛純距光四夷傳及鳩摩羅什傳皆作白純光軍其城南五里爲一營

深溝高壘廣設疑兵以木爲人被之以甲羅之壘上帛

純驅徙城外入于城中附庸侯王各嬰城自守至是

光左臂內脉起成字文曰巨霸御覽三百六十九引段龜龍涼州記作印內隱

起文字營外夜有一黑物大如斷堤搖動有頭角日光日巨霸

若電及明而雲霧四周遂不復見旦視其處南北五里東西三十餘步鱗甲隱地之所昭然猶在光笑曰黑龍也俄而雲起西北暴雨滅其跡杜進言於光曰龍者神獸人君利見之象易曰見龍在田德施普也斯誠明將軍道合靈和德符幽顯願將軍勉之以成大慶光有喜色又進攻龜茲城

御覽三百三十六後涼錄曰將軍賁荷從呂光攻龜茲每登雲梯入地道

墜落蘇而復上

夜夢金象飛越城外光曰此謂佛神去之胡必

亡矣光攻城既急帛純乃傾國財寶請救獯胡獯胡弟

訥龍侯將馱率騎二十餘萬并引溫宿尉須等國王

御覽

三百九引十六國春秋尉須作尉頭此作尉須合七十誤續史方輿紀要三曰獯胡諸國皆在龜茲西

餘萬以救之胡便弓馬善矛稍鎧如連鑣射不可入以  
革索爲繃策馬擲人多有中者眾甚憚之諸將咸欲每  
營結陣案兵以距之光曰彼眾我寡營又相遠勢分力  
散非良策也於是遷營相接陣爲勾鑣之法魏書呂光傳接陣作  
結精騎爲遊軍彌縫其闕戰于城西大敗之斬萬餘級

帛純收其珍寶而走王侯降者三十餘國光入其城御覽

一百二十五引十六國春秋後涼錄曰城有三重廣輪與長安城等城中塔廟千數帛純宮室壯麗煥若神居

大饗將士賦詩言志見其宮室壯麗命參軍京兆段業  
著龜茲宮賦以譏之胡人奢侈厚於養生家有蒲桃酒  
或至千斛經十年不敗士卒淪沒酒藏者相繼矣諸國

憚光威名貢款屬路乃立帛純弟震爲王以安之光撫

盜西域威恩甚著桀黠胡王昔所未賓者不遠萬里皆

來歸附上漢所賜節傳光皆表而易之堅聞光平西域

以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玉門已西諸軍事安西將

軍西域校尉

御覽一百二十五引十六國春秋後涼錄此句下有封順鄉侯四字

道絕不

通光旣平龜茲有留焉之志時始獲鳩摩羅什羅什勸

之東還語在西夷傳

周家祿校勘記曰按羅什語見藝術傳案本書西戎傳但云光進軍

討平龜茲並無始獲羅什及勸其東還之語且傳稱西戎非西夷蓋亦襲用王臧諸家舊史而失於檢照也

光於是大饗文武博議進止眾咸請還光從之以駝二

萬餘頭致外國珍寶及奇伎異戲殊禽怪獸千有餘品

駿馬萬餘匹

魏書呂光傳二萬作二千御覽八百九十

日入其國天驥龍鱗腰裏并髦萬計盈

而苻堅高昌太

廢雖伯益更生衛賜復出不能辨也

守楊翰諸史攷異三曰地理志宋書州郡志皆無高昌郡苻堅載記徙東海公陽於高昌當是苻堅所

立說其涼州刺史梁熙距守高桐伊吾二關熙不從光

至高昌翰以郡迎降

讀史方輿紀要六十五曰高梧谷在土魯番西北或曰高梧交河之

謗也案苻丕載記作高梧初光聞翰之說惡之又聞苻此作高桐當爲高梧之謗

堅喪敗長安危逼謀欲停師杜進諫曰梁熙文雅有餘

機鑒不足終不能納善從說也願不足憂之聞其上下

未同宜在速進進而不捷請受過言之誅光從之及至

玉門梁熙傳檄責光擅命還師遣子胤與振威姚皓別



鶴衛翰率眾五萬距光于酒泉光報檄涼州責熙無赴

難之誠數其退歸師之罪遣彭晃杜進姜飛等爲前鋒

擊盾大敗之盾輕將麾下數百騎東奔杜進追擒之於

是四山胡夷皆來款附武威太守彭濟執熙請降光入

姑臧自領涼州刺史護羌校尉

御覽一百二十五引十六國春秋後涼錄曰苻

丕以光爲車騎大將軍涼州牧領護西域大都督酒泉公表杜進爲輔國將軍武威

太守封武始侯自餘封拜各有差光主簿尉祐姦佞傾

薄人也

魏書呂光傳  
傾薄作淺薄

見棄前朝與彭濟同謀執梁熙光

深見寵任乃譖誅南安姚皓天水尹景等名士十餘人

遠近頗以此離貳

魏書呂光傳作於是  
遠近失望人心離貳

光尋擢祐爲宦

遣將軍金城太守祐次允吾襲據外城以叛祐從弟隨據鵠陰以應之光遣其將魏眞討隨隨敗奔祐光將姜

飛又擊敗祐眾祐奔據興城

水經河水注閼閼曰允吾縣西四十里有小晉興城

讀史方輿紀要六十四曰廢興城在故龍支城東前扇涼所置城也胡氏曰興城在允吾之西南白土之東

動百姓夷夏多從之飛司馬張象參軍郭雅謀殺飛應

祐發覺逃奔初苻堅之敗張天錫南奔其世子大豫爲

長水校尉王穆所匿及堅還長安穆將大豫奔禿髮思

復韃思復韃送之魏安是月魏安人焦松齊肅張濟等

起兵數千迎大豫於捐次陷昌松郡

捐次續漢志作捐搆卽捐地地理志上

曰呂光都於姑藏改昌松爲東張掖郡十六國疆域志曰昌松郡魏安縣當係呂氏初與郡同建又曰胡三省

云魏安縣在武威昌松界蓋曹魏所置後魏又置魏安郡案胡說非也

之爲大豫所敗大豫遂進逼姑臧求決勝負王穆諫曰呂光糧豐城固甲兵精銳逼之非利不如席卷嶺西厲兵積粟東向而爭不及朞年可以平也大豫不從乃遣

穆求救於嶺西諸郡建康太守李暕祁連都尉嚴純

地理

志上曰建康郡張駿置祁連郡張玄靚置

及閭襲起兵應之大豫進屯城西

王穆率眾三萬及思復鞬子奚于等陣于城南光出擊破之斬奚于等二萬餘級光謂諸將曰大豫若用王穆之言恐未可平也諸將曰大豫豈不及此邪皇天欲贊成明公八百之業故令大豫迷於良算耳光大悅賜金

帛有差大豫自西郡詣臨洮驅略百姓五千餘戶保據

俱城

讀史方輿紀要六十日  
俱城在臨洮故城西南

光將彭晃徐晃攻破之大

豫奔廣武穆奔建康廣武人執大豫送之斬于姑臧市  
光至是始聞苻堅爲姚萇所害奮怒哀號三軍縞素大  
臨于城南僞諡堅曰文昭皇帝長吏百石已上服斬纓  
三月庶人哭泣三日光於是大赦境內建元曰太安自  
稱使持節侍中中外大都督督隴右河西諸軍事大將  
軍領護匈奴中郎將涼州牧酒泉公王穆襲據酒泉自  
稱大將軍涼州牧時穀價踊貴斗直五百人相食死者  
太半光西平太守康寔自稱匈奴王阻兵以叛光屢遣

討之不捷初光之定河西也杜進有力焉以爲輔國將

軍武威太守既居都尹權高一時十六國疆域志曰按杜進爲武威太守而

載記云既居都尹則後涼以武威太守兼涼都尹也案下文纂以楊桓爲涼都尹乃以散騎常侍尙書左僕射

兼任蓋其時出入羽儀與光相亞光甥石聰至自關中亦無定制也

光曰中州人言吾政化何如聰曰止知有杜進耳實不

聞有舅光默然因此誅進光後譙羣寮酒酣寰宇記一百五十二

引十六國春秋云呂光太語及政事時刑法峻重參軍

安三年宴羣寮于靈泉池安三年宴羣寮于靈泉池段業進曰嚴刑重憲非明王之義也光曰商鞅之法至

峻而兼諸侯吳起之術無親而荆蠻以霸何也業曰明

公受天眷命寰宇記一百五十二引十六國春秋作大王受天明命此句上有秦用苛法祿祚不

篇以諷焉光覽而悅之南羌彭奚念入攻白土姚興載記作西

羌都尉孫峙退奔興城光遣其南中郎將呂方及其弟

右將軍呂寶振威楊範强弩寶苟安帝紀作寶苟御覽七百六十五引後涼

錄亦作苟秃髮烏孤載記則作苟討乞伏乾歸于金城方屯河北寶進

師濟河爲乾歸所敗寶死之武賁呂纂强弩寶苟率步

騎五千南討彭奚念戰于盤夷大敗而歸十六國疆域志曰盤夷縣

當是後涼所立光親討乾歸奚念遣纂及揚武楊軌建忠沮渠

羅仇建武梁恭軍于左南案類聚一百引涼記涼王呂光麟嘉二年以沮渠羅仇爲

西寧太守蓋尙在爲建忠之前奚念大懼于白土津累石爲堤以水自

固遣精兵一萬距守河津光遣將軍王寶潛趣上津夜

渡湟河光濟自石堤攻剋枹罕

十六國疆域志曰白土縣有石堤

奚念

單騎奔甘松光振旅而旋初光徙西海郡人於諸郡至

是謠曰朔馬心何悲念舊中心勞燕雀何徘徊意欲還

故巢頃之遂相扇動復徙之於西河樂都

元作郡

羣議以

高昌雖在西垂地居形勝外接胡虜易生翻覆宜遣子

弟鎮之光以子覆爲使持節鎮西將軍都督玉門已西

諸軍事西域大都護鎮高昌命大臣子弟隨之光於是

以太元二十一年僭卽天王位大赦境內改年龍飛

御覽

一百二十五引十六國春秋後涼錄曰五龍見于浩靈羣臣咸賀

立世子紹爲太子諸

子弟爲公侯者二十人中書令王詳爲尙書左僕射段

業等五人爲尙書乾歸從弟軻彈來奔乾歸載記光下

書曰乾歸狼子野心前後反覆朕方東清秦趙勒銘會

稽豈令豎子鴟峙洮南且其兄弟內相離間可乘此元作

之機勿過今也其勅中外戒嚴朕當親討光於是次于

長最使呂纂率楊軌寶苟等步騎三萬攻金城乾歸率

眾二萬救之光遣其將王寶徐炅率騎五千邀之乾歸

懼而不進光又遣其將梁恭金石生以甲卒萬餘出陽

武下峽

讀史方輿紀要六十二曰陽武下峽在靖遠衛東北胡氏曰陽武下峽在昌平西河水所經也

與秦州刺史沒弈于攻其東光弟天水公延以枹罕之

眾攻臨洮武始河關皆剋之呂纂剋金城擒乾歸金城



太守衛韃韃瞋目謂光曰我豈守節斷頭不爲降虜也  
光義而免之乾歸因大震泣歎曰死中求生正在今日  
也乃縱反間稱乾歸眾潰東奔成紀呂延信之引師輕  
進延司馬耿稚諫曰御覽二百八十六引十六國春秋  
作耿稚又二百九十二引作耿稚  
乾歸雄勇過人權略難測破王廣剋楊定皆羸師以誘  
之雖蕞爾小國亦不可輕也困獸猶鬪況乾歸而可望  
風自散乎且告者視高而色動必爲姦計而今宜部陣  
而前步騎相接徐待諸軍大集可一舉滅之延不從與  
乾歸相遇戰敗死之耿稚及將軍姜顯收集散卒屯于  
枹罕光還于姑臧光荒耄信讒殺尙書沮渠羅仇三河

太守沮渠麴弼

讀史方輿紀要三曰今西寧衛南白土城即故三河郡治十六國疆域志曰三

河郡蓋呂氏所置國經三河郡治曰羅仇弟子蒙遜叛土縣三河謂金城河賜支河湟河也

光殺中田護軍馬遂攻陷臨松郡

地理志上曰臨屯兵松郡張天錫置

金山大為百姓之患蒙遜從兄男成先為將軍守晉昌

聞蒙遜起兵逃奔賁虜扇動諸夷眾至數千進攻福祿

建安寧戎護軍趙策擊敗之男成退屯樂涇呂纂敗蒙

遜于忽谷

讀史方輿紀要六十三曰葱谷在山丹衛東胡氏曰葱谷在刪丹縣境內是也案此作忽

谷當為葱

酒泉太守壘澄

廣韻五音曰壘亦姓後趙壘澄本裴氏案後趙為後涼之

誘率將軍趙策趙陵步騎萬餘討男成于樂涇戰敗澄

策死之男成進攻建康說太守段業曰呂氏政衰權臣

擅命刑罰失中人不堪役一州之地叛者連城瓦解之  
勢昭然在目百姓嗷然無所宗附府君豈可以蓋世之  
才而立忠於垂亡之世男成等旣唱大義欲屈府君撫  
臨鄙州使塗炭之餘蒙來蘇之惠業不從相持二旬而  
外救不至郡人高逵史惠等言於業曰今孤城獨立臺  
無救援府君雖心過田單而地非卽墨宜思高算轉禍  
爲福業先與光侍中房晷僕射王詳不平慮不自容乃  
許之男成等推業爲大都督龍驤大將軍涼州牧建康  
公光命呂纂討業沮渠蒙遜進屯臨洮爲業聲勢戰于  
合離纂師大敗

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曰合離山在酒泉會水縣東北注云合黎山也水經

注釋四十日一清案元和志合黎山俗名要塗山在張  
掖縣西北二百里括地志云蘭門山一名合黎誤行都  
司志合黎山在甘州衛北四十里迤邐至鎮夷所出石  
硤口三百里一作合離十六國春秋呂光遣呂纂討段  
業戰于合離羌谷水北至張掖縣合黎山下與弱光散  
水合故因山爲名曰合黎水是合黎水卽弱水也  
騎常侍太常郭磨明天文善占候謂王詳曰於天文涼  
之分野將有大兵主上老病太子冲闇纂等凶武一旦  
不諱必有難作以吾二人久居內要常有不善之言恐  
禍及人深宜慮之田胡王氣乞機周家祿校勘記曰郭  
磨傳及禿髮載記俱  
作王乞基機基同音通用氣古爲  
乞今爲乞一字誤分當去其一部眾最彊二苑之人  
多其故眾吾今與公唱義推機爲主則二苑之眾盡我  
有也剋城之後徐更圖之詳以爲然夜燒光洪範門二

苑之眾皆附之詳爲內應事發光誅之磨遂據東苑以

叛

通鑑晉紀注曰姑臧有東西苑城

光馳使召纂諸將勸纂曰業聞師

迴必蹶軍後若潛師夜還庶無後患矣纂曰業雖憑城  
阻眾無雄略之才若夜潛還張其姦志乃遣使告業曰  
郭磨作亂吾今還都卿能決者可出戰於是引還業不  
敢出纂司馬楊統謂其從兄桓曰郭磨明善天文起兵  
其當有以京城之外非復朝廷之有纂今還都復何所  
補統請除纂勒兵推兄爲盟主西襲呂弘據張掖以號  
令諸郡亦千載一時也桓怒曰吾聞臣子之事君親有  
隕無二吾未有包胥存救之效豈可安榮其祿亂增其

難乎呂宗若敗吾爲弘演矣統懼至番禾遂奔郭磨磨

遣軍邀纂于白石纂大敗光西安太守石元良率步騎

五千赴難

十六國疆域志曰西安郡當屬後涼所置胡三省以爲業置西安郡於張掖東境誤也

與纂共擊磨軍破之遂入于姑臧磨之叛也得光孫入

人于東苑

御覽四百九十二涼州記曰王孫八人年幼悉隨乳母先在東苑

及軍敗恚

甚悉投之于鋒刃之上枝分節解飲血盟眾眾皆掩目

不忍視之磨悠然自若

御覽四百九十二引涼州記作磨意氣條然

磨推後

將軍楊軌爲盟主軌自稱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

御覽四百

五十四段龜龍梁記

雖曰龍飛二年太常磨反磨以

箋書招誘楊軌推爲盟主軌性直不慮磨之傾危西河太守程華諫軌曰將軍之與呂主可謂臭味是同今呂欲釋同心託異類背龍頭尋蛇尾非將軍之高算也

纂擊磨將王斐于城西大破之自是磨勢漸衰光遺楊軌書曰自羌胡不靖郭磨叛逆南藩安否音問兩絕行人風傳云卿擁逼百姓爲磨屑齒卿雅志忠貞有史魚之操鑒察成敗遠侔古人豈宜聽納姦邪以虧大美陵霜不彫者松柏也臨難不移者君子也何圖松柏彫於微霜而雞鳴已於風雨郭磨巫卜小數時或誤中考之大理率多虛謬朕宰化寡方澤不逮遠致世事紛紜百姓離叛勦力一心同濟巨海者望之於卿也今中倉積粟數百千萬東人戰士一當百餘入則言笑晏晏出則武步涼州吞磨咀業綽有餘暇但與卿形雖君臣心過

父子欲全卿名節不使貽笑將來軌不荅率步騎二萬  
北赴郭磨至姑臧壘于城北軌以士馬之盛議欲大決  
成敗磨每以天文裁之呂弘爲段業所逼光遣呂纂迎  
之軌謀於眾曰呂弘精兵一萬若與光合則敵強我弱  
養獸不討將爲後患遂率兵邀纂纂擊敗之郭磨聞軌  
敗東走魏安遂奔于乞伏乾歸楊軌聞磨走南奔廉川  
通鑑晉紀注曰光疾甚立其太子紹爲天王自號太上  
廉川在湟中皇帝以呂纂爲太尉呂弘爲司徒謂紹曰吾疾病唯增  
恐將不濟三寇闕闕迭伺國隙吾終之後使纂統六軍  
弘管朝政汝恭己無爲委重二兄庶可以濟若內相猜



貳釁起蕭牆則晉趙之變旦夕至矣又謂纂弘曰永業  
才非撥亂直以正嫡有常猥居元首今外有彊寇人心  
未寧汝兄弟輯穆則貽厥萬世若內自相圖則禍不旋  
踵纂弘泣曰不敢有二心光以安帝隆安三年死太平廣記  
三百二十一述異記曰呂光承康元年有鬼叫於都街  
日兄弟相滅百姓弊微吏尋視之則無所見其年光死  
子紹代立五日紹庶兄纂殺紹自立時年六十三在位  
李兆洛紀元編曰承康不知何時改十年僞諡懿武皇帝廟號太祖墓號高陵

纂字永緒光之庶長子也

御覽一百二十五引十六國春秋後涼錄曰纂母趙淑媛

又七百五十四引秦記纂作續

少便弓馬好鷹犬苻堅時入太學不好

讀書唯以交結公侯聲樂爲務及堅亂西奔上邽轉至

姑臧拜武賁中郎將封太原公光死

御覽一百二十五引十六國春秋後

涼錄曰光臨薨執手戒之曰汝性嚴武深爲吾憂開基旣難守成不易善輔永業勿聽讒言

呂紹祕

不發喪纂排閤入哭盡哀而出紹懼爲纂所害以位讓

之曰兄功高年長宜承大統願兄勿疑纂曰臣雖年長

陛下國家之冢嫡不可以私愛而亂大倫紹固以讓纂

纂不許之及紹嗣僞位呂超言於紹曰

高僧傳二鳩摩羅什傳曰光弟

保有子名超御覽七百五十四引秦記超誤作越

纂統戎積年威震內外臨喪

不哀步高視遠觀其舉止亂常恐成大變宜早除之以

安社稷紹曰先帝顧命音猶在耳兄弟至親豈有此乎

吾弱年而荷大任方賴二兄以寧家國縱其圖我我視

死如歸終不忍有此意也卿慎勿過言超曰纂威名素盛安忍無親今不圖之後必噬臍矣紹曰吾每念袁尙兄弟未曾不痛心忘寢食寔坐而死豈忍行之超曰聖人稱知機其神陛下臨機不斷臣見大事去矣旣而纂見紹於湛露堂超執刀侍紹目纂請收之紹弗許初光欲立弘爲世子會聞紹在仇池乃止弘由是有憾於紹遣尙書姜紀密告纂曰先帝登遐主上闇弱兄總攝內外威恩被于遐邇輒欲遠追廢昌邑之義以兄爲中宗何如纂於是夜率壯士數百踰北城攻廣夏門弘率東苑之眾斫拱範門左衛齊從守融明觀逆問之曰誰也

眾曰太原公從曰國有大故主上新立太原公行不由  
道夜入禁城將爲亂邪因抽劒直前斫纂中額纂左右  
擒之纂曰義士也勿殺紹遣武賁中郎將呂開率其禁  
兵距戰于端門驍騎呂超率卒二千赴之眾素憚纂悉  
皆潰散纂入自青角門升于謙光殿通鑑晉紀注曰青角門蓋涼州中城  
之東紹登紫閣自殺呂超出奔廣武纂憚弘兵強勸弘  
卽位弘曰自以紹弟也而承大統眾心不順是以違先  
帝遺勅慙負黃泉今復越兄而立何面目以視息世閒  
大兄長且賢威名振于二賊宜速卽大位以安國家纂  
以隆安四年遂僭卽天王位大赦境內改元爲咸寧諡

紹爲隱王以弘爲使持節侍中大都督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司馬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錄尚書事改封番禾

郡公

十六國疆域志曰按此則後涼時已有番禾郡元和志北涼沮渠蒙遜立番禾郡蓋誤

其餘封拜各有差纂謂齊從曰卿前斫我一何甚也從

泣曰隱王先帝所立陛下雖應天順時而微心未達惟

恐陛下不死何謂甚也纂嘉其忠善遇之纂遣使謂征

東呂方曰超實忠臣義勇可嘉但不識經國大體權變

之宜方賴其忠節誕濟世難可以此意諭之超上疏陳

謝纂復其爵位呂弘自以功名崇重恐不爲纂所容

魏書

呂光傳作以

纂亦深忌之弘遂起兵東苑劫尹文楊桓

以爲謀主請宗燮俱行燮曰老臣受先帝大恩位爲列  
棘不能隕身授命死有餘罪而復從殿下親爲戎首者  
豈天地所容乎且智不能謀眾不足恃將焉用之弘曰  
君爲義士我爲亂臣乃率兵攻纂纂遣其將焦辨擊弘  
弘眾潰出奔廣武纂縱兵大掠以東苑婦女賞軍弘之  
妻子亦爲士卒所辱纂笑謂羣臣曰今日之戰何如其  
侍中房晷對曰天禍涼室釁起戚藩先帝始崩隱王幽  
逼魏書呂光傳作太山陵甫訖大司馬驚疑肆逆魏書  
子以幽逼致殂作疑懼京邑交兵友于接刃雖弘自取夷滅亦由陛下  
無棠棣之義宜考己責躬以謝百姓而反縱兵大掠幽

辱士女毀自由弘百姓何罪且弘妻陛下之弟婦也弘女陛下之姪女也柰何使無賴小人辱爲婢妾天地神明豈忍見此遂獻欬悲泣纂改容謝之召弘妻及男女于東宮厚撫之呂方執弘繫獄馳使告纂纂遣力士康龍拉殺之是月立其妻楊氏爲皇后以楊氏父桓爲散騎常侍尙書左僕射涼都尹封金城侯纂將伐禿髮利鹿孤中書令楊穎諫曰夫起師動眾必參之天人苟非其時聖賢所不爲禿髮利鹿孤上下用命國未有釁不可以伐宜繕甲養銳勸課農殖待可乘之機然後一舉蕩滅比年多事公私罄竭不深根固本恐爲患將來願

抑赫斯之怒思萬全之算纂不從度浩疊河爲鹿孤弟  
僇檀所敗遂西襲張掖姜紀諫曰方今盛夏百姓廢農  
所利既少所喪者多若師至嶺西虜必乘虛寇抄都下  
宜且迴師以爲後圖纂曰虜無大志聞朕西征正可自  
固耳今速襲之可以得志遂圍張掖略地建康聞僇檀  
寇姑臧乃還卽序胡安據盜發張駿墓書鈔一百十一  
段龜龍涼州記  
曰呂纂咸寧二年時胡人發張駿冢初學記十六引蕭  
方等三十國春秋作涼州人胡安據盜發涼州人張駿  
墓又十五引發掠見駿貌如生得真珠簾御覽三百五  
州人作發涼土  
錄簾作簾又七百引涼州記作白琉璃榼白玉樽御覽  
珠薄簾又作真珠簾箔雲母屏風  
六十一引涼州記曰赤玉簫涼州記作紫玉簫  
得白玉樽受三升



箇珊瑚鞭

書鈔一百二十六引涼州馬腦鍾四御覽八

百八引涼州記鍾下有黃金勒三字又七百六十一引涼

國春秋馬腦鍾下有黃金勒三字又七百六十一引涼

州記腦水陸奇珍不可勝紀纂誅安據黨五十餘家遣

作瑞

使弔祭駿并繕修其墓道士句摩羅耆婆言於纂曰潛

龍屢出豕犬見妖將有下人謀上之禍宜增修德政以

荅天戒纂納之耆婆卽羅什之別名也

廿二史攷異二

相近然下文又稱鳩摩羅什一篇之中名氏互異亦一

病也六朝稱僧爲道人此道士當爲道人之謬纂游田無度荒耽酒色其太常楊穎諫曰臣聞皇

天降鑒惟德是與德由人弘天應以福故勃焉之美奄在聖躬大業已爾宜以道守之廓靈基於日新邀洪福

於萬祀自陛下龍飛疆宇未闢崎嶇二嶺之內綱維未

振於九州當兢兢夕惕經略四方成先帝之遺志拯蒼

生於荼蓼而更飲酒過度出入無恆宴安游盤之樂沈

湎樽酒之間

魏書呂光傳曰纂昏虐任情遊田無度耽荒酒色

不以寇讐爲慮

竊爲陛下危之糟丘酒池洛汭不返皆陛下之殷鑒臣

蒙先帝夷險之恩故不敢避干將之戮纂曰朕之罪也

不有貞亮之士誰匡邪僻之君然昏虐自任終不能改

常與左右因醉馳獵於坑澗之間

周家祿校勘記曰殿玩文義常當爲嘗

中侍御史王回中書侍郎王儒扣馬諫曰千金之子坐

不垂堂萬乘之主清道而行柰何去輿輦之安冒奔騎

之危銜厯之變動有不測之禍愚臣竊所不安敢以死  
爭願陛下遠思袁盎攬轡之言不令臣等受譏千載纂  
不納纂番禾太守呂超擅伐鮮卑思盤思盤遣弟乞珍  
訴超於纂纂召超將盤入朝超至姑臧大懼自結於殿  
中監杜尙纂見超怒曰卿恃兄弟桓桓欲欺吾也要當  
斬卿然後天下可定超頓首不敢御覽一百二十五引十六國春秋後涼錄  
頓首下纂因引超及其諸臣讌于內殿呂隆屢勸纂酒  
有曰字已至昏醉乘步輓車將超等游于內至琨華堂東閣車  
不得過纂親將寶川駱騰倚劒於壁推車過閣超取劒  
擊纂纂下車擒超超刺纂洞胷奔于宣德堂川騰與超

格戰超殺之纂妻楊氏命禁兵討超杜尙約兵舍杖將  
軍魏益多入斬纂首以徇曰纂違先帝之命殺害太子  
荒耽酒獵昵近小人輕害忠良以百姓爲草芥番禾太  
守超以骨肉之親懼社稷顛覆已除之矣上以安宗廟  
下爲太子報仇凡我士庶同茲休慶僞巴西公呂他隴  
西公呂緯時在北城或說緯曰超陵天逆上士眾不附  
明公以懿弟之親投戈而起姜紀焦辨在南城楊桓田  
誠在東苑皆我之黨也何慮不濟緯乃嚴兵謂他曰隆  
超弑逆所宜擊之昔田恆之亂孔子鄰國之臣猶抗言  
於哀公況今蕭牆有難而可坐觀乎他將從之他妻梁

氏止之曰緯超俱兄弟之子何爲舍超助緯而爲禍首乎他謂緯曰超事已立據武庫擁精兵圖之爲難且吾老矣無能爲也超聞登城告他曰纂信讒言將滅超兄弟超以身命之切且懼社稷覆亡故出萬死之計爲國家唱義叔父當有以亮之超弟邈有寵於緯說緯曰纂殘國破家誅戮兄弟隆超此舉應天人心正欲尊立明公耳先帝之子明公爲長四海嚮嚮人無異議隆超雖不達臧否終不以孽代宗更圖異望也願公勿疑緯信之與隆超結盟單馬入城超執而殺之初纂嘗與鳩摩羅什基殺羅什子曰斫胡奴頭羅什曰不斫胡奴頭

胡奴斫人頭

高僧傳二羅什傳此句下有此言有旨而纂終不悟二語

超小字胡奴

竟以殺纂纂在位三年以元興元年死

安帝紀纂被弒在隆安五年

隆既篡位偽謚纂靈皇帝墓號白石陵

隆字永基光弟寶之子也美姿貌善騎射光末拜北部

護軍稍歷顯位有聲稱超既殺纂讓位於隆隆有難色

超曰今猶乘龍上天豈可中下隆以安帝元興元年遂

僭卽天王位

安帝紀作隆安五年

超先以番禾得小鼎以爲神瑞

大赦改元爲神鼎追尊父寶爲文皇帝母衛氏爲皇太

后妻楊氏爲皇后以弟超有佐命之勳拜使持節侍中

都督中外諸軍事輔國大將軍司隸校尉錄尚書事封

安定公隆多殺豪望以立威名內外囂然人不自固魏  
安人焦朗遣使說姚興將姚碩德曰呂氏因秦之亂制  
命此州自武皇棄世諸子競尋干戈德刑不恤殘暴是  
先饑饉流亡死者大半唯泣訴昊天而精誠無感伏惟  
明公道邁前賢任尊分陝宜兼弱攻昧經略此方救生  
靈之沈溺布徵政于玉門篡奪之際爲功不難遣妻子  
爲質碩德遂率眾至姑臧其部將姚國方言於碩德曰  
今懸師三千後無繼援師之難也宜曜勁鋒示其威武  
彼以我遠來必決死距戰可一舉而平碩德從之呂超  
出戰大敗遁還隆收集離散嬰城固守時熒惑犯帝坐

有羣雀闕于太廟死者數萬東人多謀外叛將軍魏益多又唱動羣心乃謀殺隆超事發誅之死者三百餘家於是羣臣表求與姚興通好隆弗許呂超諫曰通塞有時艱泰相襲孫權屈身於魏譙周勸主迎降豈非大丈夫哉勢屈故也天錫承七世之資樹恩百載武旅十萬謀臣盈朝秦師臨境識者導以見機而復諫自專社稷爲墟前鑒不遠我之元龜也何惜尺書單使不以危易安且令卑辭以退敵然後內修德政廢興由人未損大略隆曰吾雖常人屬當家國之重不能嗣守成基保安社稷以太祖之業委之於人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超



曰應龍以屈伸爲靈大人以知機爲美今連兵積歲資  
儲內盡強寇外逼百姓嗷然無餬口之寄假使張陳韓  
白亦無如之何陛下宜思權變大綱割區區常慮苟卜  
世有期不在和好若天命去矣宗族可全隆從之乃請  
降碩德表隆爲使持節鎮西大將軍涼州刺史建康公  
御覽一百二十五引十六國春秋後涼錄作秦遣楊騰  
恆敦拜隆征北大將軍都督河西諸軍事涼州牧建康  
公於是遣母弟愛子文武舊臣慕容筑楊穎史難閭松  
等五十餘家質于長安碩德乃還姚興謀臣皆曰隆藉  
伯父餘資制命河外今雖飢窘尙能自支若將來豐贍  
終非國有涼州險絕世難先遠道清後順不如因其飢

弊而取之興乃遣使來觀虛實沮渠蒙遜又伐隆隆擎

敗之蒙遜請和結盟留穀萬餘斛以振飢人姑臧穀價

踊貴

魏書呂光傳曰河西之民不得農植穀價湧貴

斗直錢五千文人相食餓

死者十餘萬口

魏書呂光傳作餓死者千餘口

城門晝閉樵採路絕百

姓請出城乞爲夷虜奴婢者日有數百隆懼沮動人情

盡坑之於是積屍盈于衢路

魏書呂光傳下有戶絕者十之九焉一句禿髮

傳檀及蒙遜頻來伐之隆以二寇之逼也遣超率騎二

百多齎珍寶請迎于姚興興乃遣其將齊難等步騎四

萬迎之難至姑臧隆素車白馬迎于道旁使呂屑告光

廟曰陛下往運神略開建西夏德被蒼生威振遐裔枝

嗣不賊迭相篡弑二虜交逼將歸東京謹與陛下奉訣

於此獻欷慟泣酸感興軍隆率騎一萬隨難東遷至長

安興以隆爲散騎常侍公如故

御覽一百二十五引十六國春秋後涼錄常侍

下有尙書二字

超爲安定太守文武三十餘人皆擢敘之其後

隆坐與子弼謀反爲興所誅呂光以孝武太元十二年

定涼州十五年僭立至隆凡十有三載以安帝元興三

年滅

晉書校文五日以安帝紀及後涼錄十卷五

四年滅在元興二年此傳年數俱錯後涼錄言光以乙酉歲據涼州

九年自是實錄通鑑注引僭立至隆凡十有三載語繫於涼滅後承載記之誤失之不攷

史臣曰自晉室不綱中原蕩析苻氏乘釁竊號神州世

明委質僞朝位居上將爰以心膂受脈遐征鐵騎如雲  
出玉門而長驚瑯戈耀景捐金丘而一息蕞爾夷貊承  
風霧卷宏圖壯節亦足稱焉屬永固運銷羣雄競起班  
師右地便有覬覦於是要結六戎潛窺雁鼎并吞五郡  
遂假鴻名控黃河以設險負立漠而爲固自謂克昌霸  
業貽厥孫謀尋而耄及政昏親離衆叛瞋目甫爾釁發  
蕭牆紹纂凡才負乘致寇弘起兇狡職爲亂階永基庸  
庸面縛姚氏昔竇融歸順榮煥累葉隗囂干紀靡終身  
世而光棄茲勝躅遵彼覆車數十年閒終致殘滅向使  
矯邪歸正革僞爲忠鳴檄而蕃晉朝仗義而誅醜虜則

燕秦之地可定桓文之功可立郭麀段業豈得肆其姦  
蒙遜烏孤無所窺其隙矣而猥竊非據何其謬哉夫天  
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非其人而處其位者  
其禍必速在其位而忘其德者其殃必至天鑒非違庸  
可濫乎

贊曰金行不競寶業斯屯瓜分九寓沴聚三秦呂氏伺  
隙欺我人神天命難假終亦傾淪